

谋略制胜

石一宸 (主笔)

姚杰 孙献之

军事科学出版社

215 1810

谋 略 制 胜

石一宸 主笔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5.75印张 145千字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80021-331-5/E·263

定价：2.70元

序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一些著名的军事家无不重视以谋制敌，以智取胜。但谋略经验最丰富最有科学价值的，尚属东方兵学的发源地——中国。

在我国古代，以谋略制胜的战例很多。特别在春秋战国时期，七雄争霸，谋士们天天为他的主将出谋献策。一计不成，再生一计。一计、二计、连环计，有成功的，有失败的。为了争城夺地，争相设计施谋，经过错综复杂的斗争，将谋略的水平提高到相当程度。当时的孙武子和后来的孙臆所写的兵法乃至《六韬》等，集兵书之大成，至今光彩夺目，为世人所推崇。

特别在中国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发挥集体的智慧，使军事谋略的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强大的敌人，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是

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这些经验是丰富多彩的，其历史价值将是光照千秋的。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过去，而且还将有助于我们去观察未来。

今日的世界并不安宁，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增强国防观念，做好战争准备。而军事谋略的研究是战争准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尽管今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战争形式及战略战术的运用也必将有新的发展变化。但前人留下来的谋略经验对今后战争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研究过去是为了指导未来，希望军队热心研究军事问题的同志们，注意研究军事谋略，使我们的谋略水平走上一个新的台阶。在未来新的高技术战争中发挥谋略的重大作用。

石一宸同志投笔从戎以来，一直做军事工作，参加了许多重大的战役和战斗。特别在华东战场和中原战场，打了一些硬仗，积累了一些经验。他在其他同志协助下完成的这部新作中，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军事谋略的运用，以及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谋略制胜的经验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提炼出33条具有实用价值的用兵计谋，立意与论证颇有新意。由于寓理于事，以事明理，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军事谋略的一些基本原理，因而读来饶有兴味。相信军队的同

志们，包括其他战线工作的同志们，均会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叶圣陶

目 录

以弱制强.....	(1)
以柔克刚.....	(6)
以散耗集 以集灭散.....	(11)
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	(13)
捏紧拳头 啃硬骨头.....	(13)
虎口拔牙 龙腰掏心.....	(13)
胸有全局 敢冒风险.....	(31)
围三缺一 虚留生路.....	(35)
一点攻破 全盘皆活.....	(40)
断敌退路 关门打狗.....	(45)
引敌入瓮 瓮中捉鳖.....	(49)
兵贵神速 以快制胜.....	(55)
外线出击 攻其必救.....	(57)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65)
以我之长 击敌之短.....	(71)
声东击西.....	(76)
避实击虚.....	(81)
攻城打援.....	(87)
计杀回马枪.....	(96)
里应外合 两面夹攻.....	(99)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108)
围而不打 隔而不围.....	(111)
打而不登 封而不死.....	(114)
隐真示假 迷惑敌人.....	(122)

胜算在握 主动出击	(129)
远交近攻 各个击破	(131)
离间计	(137)
逆间计	(142)
心战计	(147)
空城计	(155)
地龙计	(159)
四面埋伏 遍设疑兵	(163)
敌阵已溃 顺势追击	(166)
后记	(170)

以 弱 制 强

强者制服弱者，是战争的一般规律。在战争指导上，强者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可稳操胜券。而弱者要战胜强者就不那么容易了。弱者必须善于运用谋略，创造条件，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的作战力量，使之由弱到强。不断地打击和削弱敌人的作战力量，使之由强变弱，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

人们常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长与短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长，也没有绝对的短。同样，强与弱也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强，也没有绝对的弱。就军队来说，既有强，就有弱，在某一方面是强的，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弱的。就敌我兵力对比而言，我在总体上可能是弱的，但在局部上可能有强的方面。敌人在某些方面是强的，但在另一方面可能是弱的。总之，强与弱是相互依存的一对矛盾，它们都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着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

战争指导者要善于发现敌人的弱点，避开它的强点，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战胜敌人的关键，是避开敌人的强点，集中攻击它的弱点，切不可与强敌死打硬拼。俗话说得好，叫化子不能与龙王比宝，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因为既比不了，也碰不得，世界上只有蠢人才干这种傻事。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战略防御阶段，在日军进攻的高峰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如果执意与日军的精锐部队硬拼，显然是不妥的。但日军卵翼下的伪军，多系乌合之众，装备不好，战斗力不强，比较好打。因此，我们一是集中兵力打击伪军。二是打分散孤立和运动中的日军。伪军被大批大批

的消灭了，日军也就孤立了，日军的战斗力也就相对地削弱了，为尔后打大仗和举行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记得在山东的滨海地区，1942年攻克郯城，消灭伪军一个保安大队。1943年攻克赣榆县城，消灭伪军一个旅。1944年连克诸城、莒县两城，各消灭伪军（包括起义）一个旅。日军那边少了3个伪军旅，我们则新建了3个独立旅，使滨海、鲁中、鲁南、胶东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到1944年下半年，在敌后已出现了局部反攻的新局面，为1945年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战争的实践证明，根据当时的战争形势和作战条件，拣弱的先打的作战方针是无比正确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华东战场上，有几次重大的战役也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1946年12月，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联合作战，在江苏的宿迁以北打了一个“宿北战役”。当时，国民党军集中25个半旅，兵分四路，从东台、淮阴、宿迁和峰县向我进犯，企图占领苏北，消灭华东我军主力。国民党军的装备精良，来势汹汹，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兵力对比，蒋军显然是强者。但它有不可克服的弱点，其最大的弱点是进攻正面过宽，各路的间隙太大，一路被攻，其他各路很难及时支援，战役上难以协同配合。这是国民党军在战役部署上最大的弱点。蒋军的这一弱点，有利于我军在内线实行机动作战，有利于我各个歼灭敌人。

在当时，对四路进攻的敌人，先打哪一路好呢？经过分析认为：从宿迁进攻沭阳、新安镇的这一路，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辖整编第11师和第69师共6个半旅。从当时敌我态势看，涟水的整编第74师，鲁南的整编第26师是比较强的。相比之下，吴奇伟指挥的这一路比较好打，这一路的两个整编师中11师是强的，是蒋军“五大主力”之一，但另一个师即整编69师突出冒进，易于被我包围歼灭。该师的三个半旅是由三个不同建制单位拼凑起来的，是个“插花”班子，战斗力不强，内部矛盾亦

多。该师师长戴之奇是搞特务出身的，虽属反共死硬分子，但其军事指挥能力弱。在战役部署上，他的三个旅东西一线展开，师部只带一个团，位于最右翼，翼侧暴露，便于我南北对进，首先从敌之左翼打开缺口，尔后实行两面夹击。经过战役合围和战术分割，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无法互相支援。戴之奇的这些弱点都被陈毅、粟裕看透了。当时，陈毅、粟裕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它三路的敌人，决心以24个团的兵力，专打吴奇伟指挥的这一路。以一部兵力割裂整编11师与整编69师的联系，坚决阻击11师的增援，并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专打立足未稳的戴之奇的整编69师。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整编69师的3个半旅2100余人被全部消灭了，戴之奇自杀，当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副师长饶少伟被俘。全歼敌人的整编师，在华东战场上还是第一次。参加这一战役的同志们切身感到：毛泽东高深的军事谋略和陈毅、粟裕果断的决心和卓越的指挥简直妙极了，包括我们的敌人在内都不得不赞叹折服。

宿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马不停蹄的迅速移师北上，又于1947年1月上、中旬，在山东南部地区进行了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战役，称为“鲁南战役”。这一战役历时19天，全歼敌人2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共53000余人。缴获坦克24辆，火炮200余门，汽车470辆。用陈毅的话说，是华东战场上又一次空前的胜利。

鲁南之敌，兵分三路，右路为整编第33军冯治安部的两个整编师，老底子西北军，该部不敢远离台儿庄的既设阵地，一有风吹草动即行收缩。左路为整编第51师周毓英部，老底子是东北军，其特点与冯治安部类似。中路为马励武部，由整编第26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组成。

宿北战役胜利之后，我军北上，决心集中兵力歼灭进犯鲁南之敌。战役第一阶段，我军集中兵力专打马励武这一路。整编第26师是蒋介石嫡系部队，其武器装备和军事素质是比较强的，

第一快速纵队，不仅有105口径的榴弹炮，4.2吋的化学重迫击炮，还有几十辆美式坦克。这一路是向山东进攻的主力，从表面上看，他是强的，但它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弱点，其致命的弱点被我军充分利用了。从作战态势上来看，这一路最突出，马励武争着打头阵，抢战功。他的进攻速度最快，一头扎进鲁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阵势孤立突出。而先打突出孤立之敌，正符合我军的作战原则。敌26师同其他的3个师有矛盾，互相有戒备。当我军集中兵力进攻马励武部时，其余的3个师虽然相距都不远，但都不积极增援。马励武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宿北战役之后，马励武虽已停止进攻，但他仍然摆了一副进攻的架势，既没有收紧阵地，也没有坚固的工事做依托，这些条件对我军的进攻是非常有利的。整编第26师本来是强的，但在这里它变成弱的了。此外，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对我们非常有利，但对进攻的敌人却非常不利。地形条件使蒋军的机械化部队展不开，当时又是雨雪交加，坦克、汽车陷在泥泞里，“英雄无用武之地”，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1947年1月2日，我军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然发起进攻，迅速包围分割，各个歼灭敌人，不到48小时，狂妄自傲不可一世的整编第26师和蒋军王牌的第一快速纵队，遭到了全军覆没的命运。第二阶段，我军乘胜扩大战果。于1月11日攻占峰县城，20日攻占枣庄，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1师等部，俘敌师长周毓英。至此，鲁南战役胜利结束。战役结束后，陈毅风趣的说，这是又一次空前的胜利。胜利的取得，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陈毅、粟裕等坚决贯彻了毛泽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指导方针，辩证地分析了敌人的情况，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使强敌变为弱敌。运用了拣弱的打的作战原则。

鲁南战役胜利后，我华东部队主力集结于山东临沂周围地区，抓住战役间隙，休整待机。1947年1月下旬，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奉命合编，组成华东野战军。当时，国民党军的四路进攻破产了，蒋介石就此改变了进攻战略，制定了“鲁南会战”

计划，企图消灭华东我军主力，占领华东解放区。蒋军于1947年1月底，集中23个整编师53个旅的兵力，采取了以临沂、蒙阴为目标，南北对进，两面夹击的战法，向山东解放区腹地进攻。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北线由第二绥靖区的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企图在山东临沂地区与我决战。敌军进攻的主力在南线，北线的李仙洲只指挥3个军，其中一个军摆在后面，两个军已于2月上旬深入到鲁中的新太、蒙阴地区。南线之敌，稳步前进，难以分割歼灭。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必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我军果断放弃了临沂，撤开南线强敌，以少数兵力钳制之，集中兵力打李仙洲这两个军。李仙洲这两个军，一个是王耀武的看家部队第73军，一个是广西部队第46军。战斗力比较强，但孤军深入。46军在前，73军在后，南北一线摆开，两翼完全暴露在解放区的中心地区，食宿困难，且四面受敌，惶惶不可终日。陈毅、粟裕明里调动兵力示形于南线，以两个纵队伪装华野全军采取宽正面的防御部署，节节阻击，以迷惑敌人，同时令一部地方武装进逼邳州，另在黄河边筹集渡船，在运河上架设浮桥，使敌判断错误，借以掩护我军主力隐蔽集结，兼程北上。至2月8日，北线的李仙洲集团进至莱芜、新太地区以后，敌情发生四次变化。我军及时调整部署，在莱芜、新太地区与敌激战3天，结果歼敌一个“绥区”指挥所，2个军部7个师，李仙洲被活捉。此役是一次较大规模的运动战、歼灭战，其作战时间之短，胜利之大，都是空前的。充分显示了拣弱的打的军事谋略的无比生命力。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拣弱的先打，是我军的作战原则之一。是转弱为强的基本战法。大兵团作战寻歼弱敌，首要的在于捕捉战机，抓住弱敌，集中数倍于敌的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歼灭。在军事战略上，我军必须创造条件，打乱敌人部署，迫使敌人手忙脚乱，仓惶应付，以达到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的目的。为了在战役上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必要时应毫不

犹豫地放弃一定的空间，争取时间，周密部署，隐蔽集结、开进，出敌不意将敌合围，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要十分注意敌情变化，敌变我变，及时调整部署，始终使敌处于软弱被动挨打的态势。并发挥我军政治优势，注重天时地利，迫使强敌变成弱敌，以利于我军聚而歼之。在战役进程中，阻击援敌十分重要，担任阻援的部队应不惜代价，保障主攻方向的安全和所需的时间，使守敌绝望，孤立无援，以利我军迅速将其歼灭。

拣弱的先打的关键，是要从各种因素中找出敌之弱点。抓住敌之弱点全力突击，不是纸上谈兵所能做到的，是从战争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指挥艺术的结果。

以柔克刚

柔通常解释为“柔软”或“柔嫩”，刚则是刚强。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属性。一般的说：刚克柔易，但柔亦可以克刚。古人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就是说，刚柔相济，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与进步。

以柔克刚，是以柔软的手段，克服刚强的一种办法。是弱者制胜强者的谋略运用。

这种事例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是屡见不鲜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我军采取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弱胜强，以柔克刚，开创了战争的新局面。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曾广泛地运用避实击虚的战略。在战争的前三年，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针下，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剿”与“会剿”，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当时，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是强大的，中国工农红军

是弱小的，弱小的工农红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只能以柔克刚，不能硬碰硬。

敌人向我进攻，我实行退却，使敌人想打又打不到我们，跟着我们兜圈子；敌人驻下以后，不断的袭扰它，使它日夜不得安宁；等到敌人疲劳不堪时，寻机打击敌人；进攻的敌人退却了，及时进行追击，经过连续打击使它受到重大损失。用这种办法与敌人进行斗争，使优势的敌人发挥不了优势的作用，处处被动挨打。我则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走也是为了打，不仅可以保存军力，寻找新的战机，而且还能发展与壮大我之作战力量，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在战略退却阶段，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东北抗联联军，力量还很弱小时，对待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同样不能硬碰硬。在当时情况下，同日军硬拼不仅碰不动，而且还要吃大亏。只能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巧妙的打击敌人。当我军还处于劣势状态时，只能逐步的削弱敌人，逐渐的壮大自己，经过长期斗争，变劣势为优势，最后战胜敌人。为达此目的，有三个问题必须处理好。

第一，善于跳圈子。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8年下半年起，正面战场基本处于休战状态。侵华日军的主要作战方向，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当时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58%，抗击伪军几乎是百分之百。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人民拥护，部队发展很快，仗也越打越大，对侵华日军造成较大威胁。特别是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对敌后军民进行疯狂的大“扫荡”，什么“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拉网战术”、以及“三光政策”等，无所不用其极。一旦遭到敌人的合围，损失将是惨重的。如何避免被敌人合围？既经被敌合围，如何组织突围，适时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这是敌后抗战胜败攸关的一件大事。

跳圈子要善于掌握时机，跳早了容易遭受敌人的跟踪合围，

跳晚了势必被迫突围，跳的不早不晚是一种指挥艺术。身经百战的军事指挥员真是有些神机妙算，跳的不早不晚，总是叫敌人扑空，保存了自己。日军在敌后曾进行过千百次的大扫荡，由于我军指挥员的深谋远虑，跳圈子跳得适时得力，扫荡的敌人总是徒劳往返，悻悻而归！

在个别情况下，也有时机掌握不当的，如115师的陆房突围、沂蒙山区的抱犊崮突围、滨海地区的十字路突围等，都是未能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最后不得不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强行突围。

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一旦被敌人合围，各级指挥员必须临危不惧，沉着冷静，根据情况多谋善断，严密组织，深入动员，要求掩护的部队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把强大的日军甩开，保证领导机关和主要力量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从而转危为安。并从敌人的翼侧打击敌人，以粉碎敌之合围。

当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组织突围时，在敌人的合围圈内，还应当留一些精干的武装力量，紧紧依靠群众，运用灵活的战术，在内线坚持斗争，寻隙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并配合外线部队作战。

第二，敌进我进。1942年以后，侵华日军进攻的主要矛头完全指向我解放区。除了频繁地进行“扫荡”以外，极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蚕食”政策。“蚕食”与反“蚕食”的斗争成了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日军每次出来扫荡，总是在我边缘地区安设一些据点，逐步地向我根据地推进，以缩小我根据地的范围。

为了粉碎敌人的大“扫荡”和“蚕食”政策，我军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把对敌斗争推向敌占区。各个战略军区都组建了若干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通称为武工队。选调勇敢机智的干部，配备长短枪，有时还穿上日军与伪军服装，潜伏在敌占区进行隐蔽斗争。如晋冀鲁豫边区、山东地区、晋察冀边区、晋绥地区等地都组建了几十个、几百个武装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在

敌占区宣传群众，镇压死心塌地的汗奸特务，争取和瓦解伪军，配合地方党委建立倾向于我们的两面政权。有时化妆成敌人去袭击敌人，配合地雷战、地道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山东武工队，包括铁道游击队，深入铁路沿线及敌占区活动，对当伪军的记“红黑点”、“善恶簿。”办了一件好事的伪军给他记个红点，办了坏事的记个黑点，不断地向伪军据点喊话，向伪军家属透露消息。说明谁有几个红点，谁有几个黑点，将来一起算账。这样做的结果，记了红点的伪军更加倾向我们，记了黑点的伪军也有所收敛，不敢继续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

武工队有时候还配合由日本俘虏兵组成的“反战同盟”、由朝鲜俘虏兵组成的“朝鲜独立同盟”，对敌人进行喊话、写信、送宣传品、慰问袋等。有时候带上电话机子，搭至日军的电话线上，直接对据点里的日军头目喊话。这些活动对瓦解敌军起了一定的作用。

武工队驻扎在边缘区，小分队深进敌占区，掩护“李向阳”式的人物在伪军据点里，或在日军驻防的城市里活动。他们象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样大闹天宫。武工队神出鬼没，弄得敌人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日军向我们根据地进行“蚕食”，我们则派遣若干支特种部队——武工队到敌占区活动，把敌占区变成我们的游击区。有时候护送干部去延安或到其他战略区，通过敌占区时，就住宿在敌据点的“密点”里，安全可靠，从未发生过不安全的事。从这里不难看出，敌进我进的斗争谋略和反“蚕食”斗争的巨大威力。

武工队这种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之“蚕食”、粉碎敌之“扫荡”、反对敌之经济封锁都起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它是贯彻“敌进我进”的斗争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巩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

第三，翻边战术。“翻边战术”与“敌进我进”的指导方针是一致的，但在行动上有所不同。

在敌后游击战争中，反扫荡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敌人“扫荡”的目的，主要是寻找我军的主力部队，凭借它军事上的优势，企图一举把我们消灭，更重要的是寻找这一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用长途奔袭、铁壁合围手段，企图对我“一网打尽”。敌人走到那里，就抢到哪里，烧到哪里，根据地的老弱妇孺也不能幸免，企图以此破坏解放区的军民关系，破坏八路军、新四军赖以生存的条件。如何进行反扫荡，怎么才能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个大问题。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阻止敌人“扫荡”是不现实的。把“扫荡”的敌人打回去也是不现实的。唯一的办法是运用谋略把敌人调回去。尽快尽早地把出来“扫荡”的敌人拖回去。

“地道战”的那场电影，把敌人拖回去的各种计谋都充分的表现出来了。

为了反“扫荡”，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同时广泛开展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让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大显神威，用这种办法把敌人逼回去。再就是有计划地派遣主力部队向敌占区出击，向它的薄弱部位发动进攻。配合武工队的内线关系攻取伪军的一些据点，同时布署内线人员炸铁路、烧仓库。日军出来“扫荡”，它的后院起火了，这把火还越烧越旺，敌人的指指官动摇了，不得不把“扫荡”的部队调回去“救火”，以此破坏他的“扫荡”计划。这就是：你出来“扫荡”，我到你那里去“大闹天宫”，当时称之为“翻边战术”。当时山东军区的领导人罗荣桓曾说，这是反“扫荡”的一条妙计，是粉碎敌人“扫荡”的一条好办法。

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侵华战争初期是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在开战初期也是强的，美军入侵朝鲜，它们武器装备在世界上是最强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弱小的，八路军新四军是小米加步枪，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的军政素质虽占绝对优势，但武